

劉賓客文集卷第一

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贈兵部尚書劉禹錫

問大鈞賦

砥石賦

楚望賦

傷往賦

何卜賦

謫九年賦

望賦

山陽城賦

秋聲賦

問大鈞賦

始余失臺郎為刺史又貶州司馬俟罪朗州三見閏月人咸謂數之極理當遷焉因作謫九年賦以自廣是歲臘月詔追明年自闕下重領連山郡印綬人咸曰美惡周必復第行無恤歲杪其復乎居五年不得

調歲二月有事于社前一日致齋孤居慮靜滯念歎
起伊人理之不可以曉也將質諸神乎謹貢誠馳精
敢問大鈞其夕有遇寤而次第其詞以為賦

圓方相函兮浩其無垠宵冥翕闢兮走三辰以騰振
孰主張是兮有工其神迎隨不見兮強名之曰大鈞
歌以臨下兮巍乎雄尊天為獨陽高不可問工居其
中與人差近身執其權心乎其運循名想象斯可以
訊曰嘻蒙之未生其猶泥耳落乎坻埴唯鈞所措忽
然為人為幸大矣工賦其形七情與俱嗇智不授畀
之以愚坦坦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為畏途人

或譽平之百說徒虛人或排之半言有餘物壯則老
乃唯其常否終則傾亦不可長老先期而驟至兮否
踰數而巨量雖一夫之不獲兮亦大化之攸病謹薦
誠上問兮俛伏以聽是夕寢熟夢遊乎無何有之鄉
抗陛級乎重霄兮異人間之景光中有威神巾金甲
而煒煌頷之使前兮其音琅琅曰吾大化之一工也
居上臨下廉其不平汝今有辭吾一以聽播形肖貌
生類積億橐籥圈匡鎔鍊消息我之司智初不爾嗇
不守以愚覆為汝賊既賦汝形輔之聰明盍求世師
資適攸宜胡然抗志遐想前烈倚梯青冥舉足斯跌

韜爾智斧無為自伐鑿竅太繁天和乃洩利逞前誘
多逢覆轍名腸內煎外火非熱今哀汝窮將厚汝愚
剔去剛健納之柔濡塞前竅之傷痍子招太和而與
居貫以待人子急以自拘道存壺奧無示四隅軋物
之勢不作子見傷之機自無汝不善用吾焉嗇乎且
夫貞而騰氣者膺膺健而垂精者昊昊我居其中猶
輪是蹈以不息為體以日新為道保鱗蜚走灌莽苞
阜乃牙乃甲乃殲乃剖陽榮陰悴生濡死薨各乘氣
化不以意造賦大運子無有淋惡彼多方子自生醜
好爾奚不德余以驟壯姑尤我以速老邪觀汝百為

又或不然赤子哇哇急其能言亦既名物幾時騙遷
春耕其丘投種之日釋耒而歎何時粟實望所未至
謂余舒舒欲其久留謂我瞥如我一子二誰之曲歟
彼蒹葭之蒼蒼子霜霰苦而中堅松竹之皴皴索籜
子不若櫛筍之可憐納材葦而構明堂子固容消而
力完揚且之哲子不可以常然當錫爾以老成蒼眉
皓顛山立時行去敵氣與矜色子噤危言以端誠俾
人望之侮黷不生爾之所得孰與壯多不善處老問
余而何受教而回濼濼形開嚮之威神孰為來哉乃
遽衣促盥端慮滌想委佩低簪持簿叩頰而言曰楚

臣天問不訓今臣過幸一獻三售始厚以愚終期以
壽忘上問之罪濯已然之咎心憎故術腹飽新授馳
神清玄拜手稽首

砥石賦時在朗州

南方氣泄而雨淫地慝而傷物嫗神噫濕渝色壞味
雖金之堅亦失恒性始余有佩刀甚良至是澀不可
拔剖其室乃出遡陽眇眇傳刀蒙脊鱗然如痛痂如
黑子如青蠅之惡銳氣中錮猶人被病然客有聞焉
裹密石以遺余沃之草腴雜以烏膏切剗下上真質
焯見躊躇四顧道余周爾謝客微子之貽幾喪吾寶

客曰吾聞諸梅福曰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也高皇帝
所以礪世摩鈍有是邪余退感其言作砥石賦

我有利金子以利為佩遭土卑而慝作子雄鉏為之
潛晦如景昏而蝕既子與肌漆而為癘顧秋蓬之不
可刺子尚可遊乎臙髀之外利物蒙蔽材人惆悵俾
百汰之至精蟠一檢而多恙豈害氣之獨然子將久
不試而然彼屠者之刀子獵者之鉞不灌不淬子揉
錯銜鈿日鼓月揮子剗腴擊鮮睨燿燿以耀芒蒨淫
夷而騰羶豈不涉暑而蒙沴子鼎用之而成妍有容
自東遺余越砥圭形石質蒼色膩理刻其鱗皴滑以

中山集
卷一
四
滄漣如衣澣垢如鼎出否霧盡披天萍開見水拭寒
焰以破皆擊清音而振耳故態復還寶心再起既賦
形而終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鈍之有時子寄雄心
於瞪視嗟乎石以砥焉化鈍為利法以砥焉化愚為
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之傑材以奏得既有
自失豈無因漢氏以還三光景分隨道闊狹用之得
人五百餘年唐風始振懸此大砥以礪兆民播生在
天成器在君天為物天君為人天安有執礪世之具
而患乎無賢歟

楚望賦

予既謫于武陵其地故郢之商邑與夜郎諸夷錯雜
繫乎天者陰伏陽驕是已繫乎人者風巫氣窳是已
囂零浮浮利于樓居城之麗譙實鄰所舍四垂無蔽
萬景全入因道其遠邇所得為楚望賦云

翼軫之野祝融司方陰迫而專專實生沴天濡而霽
土洩而淫氣罕泚清子淫氛曠曠中人體支子為瘥
為瘵以曠滌煩子利居高于物外我卜我居于城之
隅宛在藩落麗譙渠渠四阿垂空洞戶發樞眸子不
運坐陵虛無歲更周流時極慘舒萬象起滅森來既
予櫺軒之外群山籠從岡陵靡陀勢若相拱出雲見

惟窈蔚森聳露夕霞朝望如飛動簷廡之下大江湏
洞支流合輸泄入雲夢羲和望舒出沒兩涯涵泳之
族聳牙咸呀秋水灌盈漩石飄沙流枿軒昂舞于盤
渦逮及收潦澹如絲醞白石磷磷倒影羅生蘋末風
起有文無聲悠遠烟絲與空蒼然湘沅之春先令而
行臘月寒盡溫風發榮土膏如濡言鳥嚶嚶三星嘒
其曉中植物颯以飄英雲歸高唐草菽洞庭日與天
盡神將化并圓方相涵遊氣杳冥熙熙藹藹藻飾羣
形枿樹童丘積空凝青環洲曲塘含景曜明恢台之
氣發于春季涉夏如鑠逮秋愈熾土山焦熬止水漢
沸翔禽跼墮呀味垂翅曦赫歆蒸陽極反陰二儀交
精下上相歆雲興天際歛若車蓋凝矚未瞬彌漫震
靄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熱空萬夫皆廢懸雷綆
絕日中見昧移晷而收野無完塊少陰之中景物澄
鮮丹葉星房燭耀川原夕月既望曜于丹泉上鏡下
冰湔塵濯烟宿麗潛芒獨行高躔皓一氣之悠然潔
有形而溢清玄杳微明而斐疊想遊目於化先夜無
暎以徂征金霞暈乎海壖明星方揚斜漢西懸璿柄
如墮半沈層瀾雞啁晰而晨鳴子日在苒以騰晶動
植瞭予已分山川鬱乎不平復人寰之誼卑洶浩浩

以營營追向時之景光不可驟得以再更意華胥之
 夢還猶仿像而馳精日次于房天未降霜百卉猶澤
 水泉收脉故道音腹音削衍為廣斥水禽嬉戲引吭伸
 翮紛驚鳴而決起拾綵翠于沙礫時時北風振槁揚
 埃蕭條邊聲與鴈俱來寒氛委積萬竅交激楚雲改
 容飛雨凝滴灑林遍響浙瀝捎械飛電照雪以騰光
 柔蔬傲霜而秀坼躔次殊氣川谷異宜民生其間俗
 鬼言夷招三閭以成謠德伏波而構祠投粃救尼呂反
 以鼓檝參鱣魴而如犧蟠木靚深孽祆憑之祈年去
 癘蠲敬祗威擊鼓肆筵河旁水湄薦誠致祝卻略躡

踞龍動賦居鱸食大掩水物罟張餌啗不可

遁伏顯舉潛緹晝撞夜觸設機沈深如拾于陸彼遊
 儵之瑣類咸跳脫於窘束雖三趾與六眸時或加乎
 一目亦有輕舟軒輕泛浮控綸往復馴鷗相逐莫夜
 澄窅嘯歌群族愴音俚態幽怨委曲逗踈析於江城
 引衣援於山木巢山之徒枰木開田灼龜伺澤兆食
 而燔鬱攸起于巖阿騰絳氣而蔽天熏歇雨濡穎垂
 林巔盜天和而藉地勢諒無勞而有年罷士閑人逸
 為末作求金渚涖淘汰澆澿流注潰沱繁光熠爚貪
 賈來貿獲於懷握無翼而飛潤于豐屋晒耕耘之悒

悒徒胼胝以自鞠我處層軒日星回還閱天數而視
民風百態變見乎其間非耳剽以臆說兮固幽求而
縱觀觀物之餘遂觀我生何廣覆與厚載豈有形而
無情高莫高兮九閻遠莫遠兮故園舟有楫兮車有
轄江山坐予不可越吾又安知其所如况臨高以觀
物

傷往賦

人之所以取貴於蜚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遣情為智
豈至言邪予授室九年而鰥痛若人之天閱弗遂也
作賦以傷之冀夫覽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

歎獨處之邑邑予憤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猶毒境
當歡而復悲人或朝歎而莫息夫何越月而踰時太
極運乎三辰轉寒暑而下馳有歸於無兮盛復于衰
猶昧爽之必莫又安得而怨咨我今怨夫若人予曾
旭旦而潛暉飄零日及之萼日及槿也朝生暮落一名玉蒸爾雅倏忽
蜉蝣之衣川走下而不還露迎暘而易晞恩已甚予
歎絕見無期予永思我行其野農民桑者舉按耒饁
亦在林下我觀于途禪販之夫同荷均挈荆釵布襦
羽毛之蕃鱗介之微和鳴灌叢雙泳漣漪薨薨伊蟲
蠢蠢伊豸遊空穴深兩兩相比何動類之萬殊必雄

中山集 卷一
雌而與俱物莫失儼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我復
虛室目淒涼予心伊鬱心伊鬱予將語誰坐匡牀予
撫嬰兒何所丐沐予何從仰飴襦袴在身予昔圍蹉
跌鞞囊附臂予餘馥歲蕤誠天性之潛感顧童心予
如疑曉然有難繼之慕漠然減好弄之姿指遺挂予
能認遡空帷予欲歸我入寢宮痛人亡予物改其容
寶瑟偃予弦柱絕瑤臺傾予鏡奩空寒鑪委灰虛幌
多風隙駒晨轉窓蟾夜通步搖昏予網黏翡翠芳褥
掩予塵化蛩蛩閱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玩服
儼予猶具繁華謝予焉從想翩躚於是非求僊宰與
冥蒙信竒術之可致嗟此生予不逢徒注視以寐聽
恍神疲而目窮還抱影以獨出紛百哀而攻中系曰
龍門風霜苦別鶴哀鳴夜銜羽吳江波浪深雌劍一
去無遺音悲之來予憤予心洵如行波洊浸淫悵緣
情而莫極思執禮以自箴已焉哉苒苒生死悠悠古
今乘彼一氣予聚散相尋或鼓而興或罷而沉以無
涯之情愛悼不駐之光陰諒自迷其有分徒終怨於
匪忱彼蒙莊予何人予獨累歎而長吟

何卜賦

余既幼惑力命之說予身久放而愈疑心回穴其莫

曉子將取質夫秉龜楚人俗巫而好術子叟有鬻卜
而來思乃招而祝之曰嘻人莫不塞有時而通伊我
子久而愈窮人莫不病有時而間伊我子久而滋蔓
吾聞人肖五行動止有則四時轉續變於所極一歲
之旱人斯具舟三月之熱人斯具裘極必反焉其猶
合符子首圓而足方子腹陰而背陽胡形象之有肖
而變化之殊常經曰剝極則賁居賁而未嘗剝者其
誰否極受泰居否而未嘗泰者又其誰鶴胡不截鳧
胡不禪夔何罰而蹇蹕蛇何功而扶持紛紜恣睢交
作舛馳似予似奪似信似欺孰主張之問于子龜卜

者曰招我以粗問我以微有天下之是非有人人之
是非在此為美子在彼為嗤或昔而成或今而虧君
問曷由主張其時時乎時乎去不可邀來不可逃淹
兮孰捨孰操豕喙之毒莖鷄首之賤毛各於其時
而伯音霸其曹屠龍之伎非曰不偉時無所用莫若履
豨作備之工非曰可珍時有所用貴於斷輪絡首縻
足子驥不能踰跬前無所阻子跛鼈千里同涉于川
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藝于時其時在澤
伊種之利乃穆之厄故曰是邪非邪主者時邪諒泚
惡之同出于顧所丁之若何夫如是得非我美失非

我耻其去曷思其来曷期姑蹈常而俟之夫何卜為
言訖執龜而起予退而作何卜賦於是蹈道之心一
而俟時之志堅內視羣疑猶冰釋然

謫九年賦

古稱思婦已歷九秋未必有是舉為深愁莫高者天
莫濬者泉推以極數無踰九焉伊我之謫至於數極
長沙之悲三倍其時廷尉不調行當跋而天有寒暑
閏餘三變朝有考績明幽三見顧堯之民予亦昏墊
而有歎歎息予倘佯登高高子望蒼蒼突弁之夫我
來始黃合抱之木我來猶芒山增昔容水改故坊童
者鬱鬱而涸者洋洋天覆地生翦子無傷彼族而居
鄉之投荒彼軒而遊昨日析楊信及澤濡俄然復常
稽天道與人紀咸一償而一起去無久而不還勢無
久而不理何吾道之一窮子貫九年而猶爾噫不可
得而知庸詎得而悲為變化之莫及予又安用夫肖
天地之形為

望賦

邈不語子臨風境自外子感從中悔明轉續子八極
鴻濛上下交氣子群生異容獲孤照於寸眸驚遐情
乎大空物乘化子多象人遇時子不同嗟乎有目者

必騁望以盡意當望者必緣情而感時有待者瞿瞿
忘懷者熙熙慮深者矐然若喪樂極者冲然無違外
徒倚其如一中糾紛子若斯望如何其望最樂晞慶
霄子遡阿閣如雲子天顏咫尺如草子臣心踊躍扇
交翟子歲蕤旗升龍子蠖略日轉黃道天開碧落凝
瑞景於庭樹掬非烟於殿幕望如何其望且懽登瀛
岸子見長安紛擾擾子紅塵合鬱蔥蔥子佳氣盤池
象漢子昭回城依斗子闌干避御史之驄馬逐倖臣
之金丸望如何其望攸好宗萬靈子越四隩漢帝仙
臺子秦皇海嶠霓衣踴于河上馬跡窮乎越徼紫氣
度關而斐疊神光屬天而照耀皖眷眷以馳精聳專
專而觀妙望如何其望有形視蠢蠢子窮冥冥楚塞
氛惡子蕭關燧明暈籠孤月角奮長庚沙多似雪磧
有疑城烟雲非女子之氣草木盡王者之兵審曳柴
之虛警破來馳之先聲信有得於風鳥示無言於旆
旌望如何其望且慕恩意隔于年光度雕輦已辭子
金屋何處長信草生子長門日莫徯翠華之儻來仰
玄天以自訴况復湘水無還漳河空注淚染枝葉香
餘紕素風蕭蕭子北渚波烟漠漠子西陵樹夫不歸
子江上石子可見子秦原墓拍琴翻朔塞之音挾瑟

指邯鄲之路望如何其望最傷侯環玦子思帝鄉龍
門不見子雲霧蒼蒼喬木何許子山高水長春之氣
子說萬族獨含嘔子千里目秋之景子懸清光偏結
情子九回腸羨環拱於白榆惜馳暉於落棠諒衝斗
子誰見伊戴盆子何望平豈止蘇武在胡管寧浮海
送飛鴻之滅沒附陰火之光彩鶴頸長引烏頭未改
恨已極子平原空起何時子東山在永望如何傷懷
孔多降將有依風之感宮人成憶月之歌歌曰張衡
側身愁思久王粲登樓日回首不作涓濱垂釣臣羞
為洛陽拜塵友

山陽城賦

山陽故城遺趾數雉四百之運終於此墟裔孫作賦
蓋閔漢也詞曰

我止行車賈涕于山陽之墟是何蒼莽與慘悴春陵
之氣子焉如陪昌運於四百辭至尊而伍匹夫有利
器而倒持子曾何芒刃之足舒懿王迹之肇基暨坤
維之再敷邈汜陽與鄗上悅蛇變而龍攄痛人亡而
事替終此地焉忽諸嗟乎積是為治積非成虐文景
之欲處身以約播其德牙迄武乃獲桓靈之欲縱心
於昏熱其妖焰速獻而焚彼伊周不世子奸雄乘釁

而騰振物象淮以易位被虛號而陽尊終世殫而事
去胡竊揖讓以為文嗚呼維神器之至重子蓋如山
之不騫使人得譬乎逐鹿固健步者所先諒人事之
云爾孰云當塗之兆也自天亂日久矣莫可追陞彼
墟子噫嘻獨遺武子貽後王之元龜

秋聲賦

相國中山公賦秋聲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絕然
皆得時道行之餘興猶有光陰之歎况伊鬱老病者
乎吟之斐然以寄孤憤

碧天如水子宵宵悠悠百蟲迎莫子萬葉吟秋欲辭
林而蕭颯潛命侶以啁啾送將歸子臨水非吾土子
登樓晚枝多露蟬之思夕蔓趣寒螿之愁至若松竹
含韻梧楸蚤脫驚綺疏之曉吹墮碧砌之涼月念塞
外之征行顧閨中之騷屑夜蛩鳴子機杼促朔鴈叫
子音書絕遠杵續子何泠泠虛窓靜子空切切如吟
如嘯非竹非絲當自然之宮徵動終歲之別離廢井
苔合荒園露滋草蒼蒼子人寂寂樹檄檄子蟲唧唧
則有安石風流巨源多可平六符而佐主施九流而
自我猶復感陰蟲之鳴軒歎涼葉之初墮異宋玉之
悲傷覺潘郎之么麼嗟乎驥伏櫪而已老鷹在韝而

有情聆朔風而心動眄天籟而神驚力將瘵予足受
繼猶奮迅于秋聲

劉賓客文集卷第一

劉賓客文集卷第二 碑上

代郡開國公王氏先廟碑 彭陽侯令狐氏先廟碑

高陵縣令劉君遺愛碑 故吏部侍郎奚公神道碑

代郡開國公王氏先廟碑

唐制五等有爵服而無山川登于三事得立四廟備
物崇祀以交神明敬先報本以輔孝治有國之令典
也維長慶三年前相國王公始卜廟于西京崇業里
公時鎮劔南東川上章曰臣涯官秩印綬品俱第三
請如式以奉宗廟制曰可是歲仲冬申命長男孟堅
祔其主于三室明年公入為御史大夫復以十二月

躬行烝祭間歲公出梁州就拜司空禮崇異數廟加
祀室大和二年增新室既成祔顯考于尊位告饗由
禮觀之者以為世程第一室曰上儀同幽州別駕府
君諱元政以妣博陵崔氏配第二室曰湖州安吉縣
令贈尚書刑部員外郎府君諱實以妣贈扶風縣太
君馬氏配第三室曰朝散大夫青州司馬贈戶部侍
郎府君諱祚以妣贈武威郡太夫人賈氏配第四室
曰温州刺史贈太尉府君諱冕以妣贈魯國太夫人
博陵崔氏配初周靈王太子晉遇浮丘公化為神僊
時人號曰王家其後遂以命氏顯於秦者曰翦三世
將秦師子孫分居晉代間東漢有徵君霸霸孫甲亦
號徵君徙居祁縣為著姓故至于今為太原人自漢
涉魏益以熾昌凡十葉至後魏度支尚書廣陽侯罔
廣陽有二子神念神感神念南奔梁神感北仕齊惟
儀同府君廣陽侯五代孫也唐興于太原實從義旗
佐成王業故有開府儀同之寵惟刑部府君以功臣
子理二邑不躋貴仕故有錫羨後大之祥惟戶部府
君幼孤以孝聞於鄉曲未冠以文售於有司由前進
士補延州臨安縣主簿會詔徵賢良策在甲科授瀛
州饒陽尉歲滿遷渭南天后在神都而東畿差重遂

由渭南轉河陽適逢建萬象神宮旬內吏分董其役
因上書切諫繇是名益聞開元初以大理司直馳輶
車聯讞大獄閩禹朔漠所至決平蚤以樂棘傷生晚
成劇恙樂就夷曠故不至大官惟太尉府君生於治
平時以文學自奮年十有五貢然從秋賦明年春升
名于司徒又一年玄宗御層樓發德音懸文詞政術
科以宜髦士府君策最高授太常寺大祝未幾復以
能通道德南華冲虛三真經進蓋屋尉天寶中歷右
拾遺左補闕禮部司駕二外郎屬幽陵亂華遣兵南
服因佐閩粵改檢校比部郎中行軍司馬時中原甫
寧江南為吉地二千石多用名德乃以府君牧温州
朝廷虛公卿以俟高第及聞訃永嘉人輟春罷社搢
紳間以不淑相弔焉雖位負于道而邁德垂矩後之
人得以績承丕揚之其儲休啓祐有自云爾生三子
皆聰明絕人長曰沼以神童仕至檢校禮部郎中次
曰潔以竒文仕至國子司業今代郡公實季子也蚤
在文士籍射策連中咸世其家貞元中德宗聞其名
自藍田尉召入禁中視草厥後三典書命再參內廷
憲宗器之付以國柄翊贊有道雖冊免常居大僚今
年自梁州請覲上思用舊臣為羽儀遂領太常其公

府如故以一心事六君顯官重務靡不揚歷且夫起諸生至三公而心愈卑道益廣出授黃鉞以伯諸侯入服華章以謁家廟追崇極大位血食備多室享全榮而奉昭薦嗚呼公侯之孝歟宜書廟器以視喬公之三鼎其辭曰

閔宇神庭邃清而嚴上公之儀四室耽耽犧以潔牲粢以大糝交神尚敬合魄尚氣子姪宗工駿奔奉事副筭侈袂儼恪居次孝孫兢兢執爵而升以裸以擗以伏以興水陸具來羶薌畢登列于園方其器增增乃禴乃嘗敬而追遠二昭二穆孝以尊本瞻瞻几屋躅躅堂榭禮成起慕涕落玄衮濡露踐霜誰無永懷不如達者哀與榮偕逢時奮庸誰不得位不如仁人以道為貴惟公之達考名以顯親惟公之仁考德以澡身六朝之清臣一代之全人宜其世家翼翼振振罔不肅祗于廟之門

彭陽侯令狐氏先廟碑

今上元年七月十三日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汴宋亳等州觀察處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陽縣開國伯令狐公西嚮拜章上言守臣楚蒙被恩澤列為先

侯得立家廟以奉當祀制書下其奏于有司於是善相考祥得地於京師通濟里居無何新廟成公以守藩故申命季弟監察御史定卜牲練日越八月丁亥祔饗三室埴墉以尚幽設幄以迎精禮無尤違神用寧謚第一室曰秦州上邽縣尉諱睿以妣太原王氏配第二室曰綿州昌明縣令贈吏部尚書諱崇亮以妣贈太原郡夫人河東柳氏配第三室曰太原府功曹叅軍贈太子太保諱承簡以妣贈魏國太夫人富春孫氏配明年十月公由浚郊以介圭入覲真拜戶部尚書進爵為魯侯既辭戎旃得以列侯謁三廟是

歲南至上不視朝又得以時展祭先期致齋栗然以敬既齊盡志歆然永思奉其百順陳以具物始躋而處恭終獻而洸濶既卒事顧麗牲之石宜有刊紀乃俾家老授其謀于所知云令狐晉邑也晉大夫魏顆以輔氏之功始封焉其易名曰文國語所謂令狐文子是已其先周文王之昭畢公高之裔畢萬為晉卿始封于魏自萬至顓蓋四世其後三十七世藍田侯蚪仕拓跋魏為燉煌郡太守子孫因家遂占數為郡人藍田之孫熙在隋為納言惟上邽府君納言之玄孫道克肖而位不至惟尚書府君西州之右族光未

耀而德已基惟太保府君志為君子儒以經明居上第調補陽安縣主簿歷正平尉汾州司法參軍陝州大都督府兵曹終于太原府首掾始以顯經進既仕旁通百家愛穀梁子清而婉左丘明國語辨而工司馬遷史記文而不華咸手筆朱墨究其微旨愷悌以肥家信誼以急人德充齒耄獨享天爵故休祐集于身後徽章流乎佳城凡以子貴承澤降命書告第者始贈尚書祠部郎中再贈禮部尚書三加右僕射四為今稱一作四進太保五為上公先夫人亦四徙封密印纍纍邦族簞慕生三子皆才彭陽公為嗣次子從端實肅給

今為檢校膳部郎中參河東軍事季子前所謂監察御史今主柱下方書溫敏而有文綽綽然真今兄弟唯彭陽以詞筆取科名累參侍從由博士主尚書牋奏典內外書命遂登樞衡言文章者以為冠擁節總戎率身和衆留惠于盟津變風于浚都言方略者以為能夫浚師嘆喏難治乘釁竊發寢成習俗莅止五載飲和革心束馬來朝熊羆隕涕問公還期觴必祝之留為常伯旋命居守汴人聞公之東近而愈懷翹翹瞿瞿盡西其首言遺愛者可紀焉貴而率禮老而能慕怵惕乎霜露齋莊乎廟祧睦其仲季施及鄉黨

言孝悌者歸厚焉勒銘于碑以代夷鼎文曰
已孤之孝莫如備物顯顯新廟四阿三室時惟仲月
卜用柔日醴醎苾苾牲牲博膋籩餼在堂蕭管在庭
孝孫烝烝躬若奉盈低簪委紳薦俎登釶酌饗交感
涕流緣纓禮以備儀誠以致美祖考來格錫之丕祉
工祝告訖退循軒阼乃授風人作詩以紀猗歟彭陽
之寵光佐憲皇穆穆皇皇西省東臺迭為侍郎國之
大政咨爾平章敬宗凝旒俾鎮雖丘入為地官令守
東州彭陽之忠厚宜介福以壽東郊既釐可復朝右
縣縣其胄系于周舊由我顯起必昌其後大和紀元
作廟之首刻碑廟門龍集巳酉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

縣內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政出
權道非有卓然異績結于人心決于骨髓安能久而
愈思大和四年高陵人李士清等六十三人思前令
劉君之德詣縣請金石刻縣令以狀申府府以狀考
于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
者其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
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今書其章明有以結
人心者揭于道周云涇水東行注白渠醜而為三以

沃關中故秦人常得善歲按水部式決洩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擁泉而顛其腴每歲少尹一人行視之以誅不式兵興已還寢失根本涇陽人果擁而顛之公取全流浸原為畦私開四竇澤不及下涇田獨肥它邑為枯地力既移地征如初人或赴訴泣迎尹馬而占涇之腴皆權倖家榮勢是以破理訴者覆得罪繇是咋舌不敢言吞寃銜忍家視孫子長慶三年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視人之瘼如鰥疽在身不忘決去乃循故事考式文暨前後詔條又以新意請更水道入于我里請杜私竇使無棄流請遵田令

使無越制別白纖悉列上便宜掾吏依違不決居二歲距寶曆元年端士鄭暉為京兆秋九月始具以聞事下丞相御史御史屬元谷實司察視持詔書詣渠上盡得利病還奏青規中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常撰日京兆下其符司錄姚康士曹掾李紹實成之縣主簿談孺直實董之冬十月百衆雲奔憤與喜并口謠手運不屑褻鼓揆功什七八而涇陽人以竒計賂術士上言田白渠下高祖故墅在焉子孫當恭敬不宜以畚鍤近阡陌上聞命京兆立止絕君馳詣府控告具發其以賂致前事又謁丞相請以顛血汚車

茵丞相彭原公歛容謝曰明府真愛人陛下視元元
無所恡第未周知情偽耳即入言上前翌日果有詔
許訖役仲冬新渠成涉季冬二日新堰成駛流渾渾
如脉宣氣蒿荒漚冒迎耜澤澤音澤開塞分寸皆如詔
條有秋之期投鋪前定孺直告已事君率其寮躬勞
俸之烝徒謹呼奮發禩而舞咸曰吞恨六十年明府
雪之擿姦犯豪卒就施為嗚呼成功之難也如是請
名渠曰劉公而名堰曰彭城按股引而東千七百步
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萬本下垂根以
作固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沴而渠下田獨有秋渠

成之明年涇陽三原二邑中又攤其衝為七堰以折
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詣京兆索言之府命從事蘇特
至水濱盡撤不當攤者繇是邑人享其長利生子以
劉名之君諱仁師字行輿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
書德威之五代孫大曆中詩人商之猶子少好文學
亦以籌畫干東諸侯遂參幕府歷尹劇縣皆以能事
見陟率不時而遷既有績于高陵轉昭應令俄兼檢
校水曹外郎充渠堰副使且錫朱衣銀章計相愛其
能表為檢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幹池鹽于蒲錫紫
衣金章歲餘以課就加司勳正郎中執法理人為循

中山集 卷二
吏理財為能臣一出於清白故也先是高陵人蒙被
惠風而惜其捨去發於胸懷播為聲詩今采其旨而
變其詞志于石文曰

噫涇水之逶迤既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
錮上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繁兮劉君
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公兮言既盡縣申府兮府
聞天積憤刷兮沉疴痊劃新渠兮百畎流行龍蛇兮
止膏油遵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
兮去翱翔遺我福兮牽我腸紀成功兮鑄美石求信
詞兮昭懿績

唐故朝議郎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贈司空奚公神道碑

嗚呼有唐清臣尚書吏部侍郎奚公貞元十五年十
月甲子薨于位詔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某是
歲臘月丁酉葬于萬年縣之某原後三十有四年子
為諸侯為大夫門戶有煒於是門下生琢石紀德揭
于我阡云公諱陟字般衡其先在夏為車正以功封
于薛下故以降為譙郡人或因仕適楚復之秦今為
京兆人隋唐之際再世以明經為博士家有賜書曾
祖簡亦以文學為太子司議郎大父乾繹仕至光州

刺史烈考諱某有道而尚晦終徐州司功參軍贈和州刺史由子貴也天以大運生萬物而以正氣鍾賢人至和來宅其德乃具公實有焉幼而擢陵茗之秀長而成清廟之器羣倫月旦咸以第一流處之及從鄉賦暨升名太常果居上第明年詔郡國徵賢良設四科以盡材公居文詞清麗之目授弘文館校書郎時德宗新即位聲怛虜庭西戎畏威底貢內附詔諫議大夫崔河圖持節即虜帳以報之使臣欲盛其賓寮以自大遂嘿表公為介換大理評事除書到門公方為人子不敢許以遠稱病弗果行歸寧壽春養志盡敬丞相楊炎勇於用才擢公為左拾遺奉安輿而西未幾再集荼蓼居後喪將闋是歲建中四年京師急變黃屋順動狩于巴梁公徒行間道以歸王所既中月而詔授起居郎充翰林學士創鉅愈遲病不拜職改太子司議郎從大駕回入尚書為司金元士且參權筦之務有頃持愍冊宣恩于薊門將行錫銀朱於青蒲上復命稱旨轉吏部外郎是曹在南宮為眉自在選士為司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紛拏盤錯一瞬而剖時文昌缺左右丞都曹差重遂轉左司郎中尋遷中書舍人執事者繫公識精以斟酌大政非獨用

文飾也會江淮間民被水禍上愍焉特命公宣撫之
許以便宜及物赤車所至如東風變枯條其利病復
奏咸可轉刑部侍郎時主計臣延齡以險刻貴倖而
與京兆尹相惡以危事中之尹坐譴已又逮繫其吏
峻繩之事下司寇主奏議者欲文致而甘心焉公侃
然持平挫彼嶽嶽君子聞之善其知道不私刑曹既
清以餘刃兼領選事居一年授權知吏部侍郎又一
年即真是秩言能審官者本朝有裴馬盧李四君子
物論以公媿焉時得疾發癰有國醫方直禁中上促
遣如第且敕之曰某賢臣也悉術以治之及有司以
不起聞上震悼加等公娶琅邪王氏石泉公之曾孫
友壻皆一時彥士長子某蚤不祿第二子敬則歷太
僕少卿今為濮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金紫以連最
就加貴秩俾視九卿第三子敬玄以詞藝似續登文
科歷左補闕今為尚書刑部郎中第四子晃舉進士
最小子某咸砥礪纂修宜為名公家子其邁德垂裕
之光乎公少以名器自任及顯達急於推賢視其所
舉則在西省薦權丞相由右史掌訓詞在中銓表揚
僕射由地曹郎綜吏部二公後為天下偉人凡執文
章權衡以揣量多士一入中禁考策詞三在天官第

中山集 卷二
章句披沙剖璞由我而顯者落落然居多推是風鑒
移于大治則鎔範之內無非祥金嗟乎天不遐其福
而孤民望使由庚之什不作於貞元中惜也初公既
齊終詔贈大宗伯後以第三子在郎位被霈澤再追
褒至司空故昔之葬儀用常伯而今之碑制用三公
云銘曰

仁麟智龍為瑞一辰未若君子瑞于人倫惟唐德宗
道穎漢宣責實繩下風稜言言公丁斯時籍在雋賢
從難表節執羈而還帝曰汝器黃流瑟然可為大僚
左右化源乃飾王度乃馳轡軒既執刑柄亦操吏權
陽和熙熙貯在穎間守法持正疑如秋山火不侵玉
倖臣畏服鳳鳴祥烟鳥噪位跽帝方倚用天不假年
公寐無寤其名愈遠門人違者赤舄玄袞公居甚卑
其德愈尊兩子朝服駢驅朱輪佳城何在胄貴之里
螭首龜趺德輝是紀嗚呼後人下拜于此

劉賓客文集卷第三 碑中

唐故福建都團練觀察使薛公神道碑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唐故兼御史中丞贈太師崔公神道碑

唐故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王公神道碑

唐故邠寧節度使史公神道碑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

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薛公神

道碑

薛在三代為侯國介于鄒魯間傳世三十有一為齊

所并其公子犇楚錫土田于沛漢末避仇之成都曹
魏平蜀徙家汾陰遂為河東臨晉人自奚仲為夏車
服大夫距今數千年乘軒服冕烏奕冠世言氏族者
署為關內甲姓天意若曰始有功於車服錫爾子孫
世世有之公諱蹇字某曾祖寶胤以名家子且有學
行歷尚書郎雖州司馬邠州刺史王父繪有雋材刺
三郡金密縣皆以治聞累績至銀青光祿大夫封龍
門侯烈考承矩以文亡害仕至大理丞公幼承前人
之覆露補崇文生歲滿得調主簿書于毫之譙苦二
邑又尉于東畿之河清貞元中上方與丞相調兵食
思得通吏治而習邊事者計相以公為對乃授監察
御史裏行充京兆水運使局居鴈門主穀糴具舟楫
募勇壯且便弓矢者為榜夫千有餘人隸尺籍伍符
制如舟師詔以中貴人護之聲震塞上每發粟沂河
北行涉戎落以饋緣邊諸軍及乘障者雖河塞回遠
必克期如合符一歲中省費萬計累加侍御史內供
奉賜飛魚袋有司條白其勞入拜殿內史未幾淮海
節將以戎倅缺聞事下丞相御史擇可者僉曰公政
事已試遂授檢校戶部外郎兼御史淮南軍司馬尋
轉駕部郎中錫以金紫遇府遷申命真相趙國公帶

中書侍郎代之公主行臺留務趙公文茵及境視置
郵供帳及郊視將迎部伍下車視簾幃器備乃曰信
竒才也此不足以展驥朝廷知之擢為泗濱守既報
政就加御史中丞俄遷福建都團練觀察使閩有負
海之饒其民悍而俗鬼居洞若音寨家桴筏者與華言
不通公兼戎索以治之五州民咸說元和十年某月
某日薨于位年六十七贈左散騎常侍夫人趙郡李
氏無兒蚤世繼夫人隴西李氏檢校禮部尚書河東
節度使說之女生子凝為嗣季子茂弘以諸侯禮儀
返葬故里娥眉原從周也後二十有三年元日開成
凝為平盧從事謹按令甲龔碑石來乞詞以垂于悠
久初公治粟于朔陲愚方冠惠文冠察行馬外事聆
風相厚謂可妻也以元女歸之明年愚入尚書為郎
職隸計司因白計相召公來會府行有日矣遇內禪
惟新愚以緣坐左貶間關外役竟不克面然而公之
德善灌注心耳孝悌為根柢誠明枝葉之直方為天
質禮讓緣飾之所至藹然繇此道也公初下世故人
丞相李太師誌其墓其略曰弘深莊重翰敏絕人此
與遊者傳信之詞也豈誣也哉故作銘曰
河汾齋淪鼎氣歆雲散為昌光凝為賢人常侍之生

其宗孔碩從祖昆弟詵詵三百文館入仕幽龍未光
尺木為階欻然欲翔司會知材績宣朔方邊師萬喉
俟我羸糧泝于黃河路出戎疆募乃勇士阜衣挽航
膺索臂孤穹廬在旁虜聞公名憚不敢攘安北以南
列城相望率有儲待皆成金湯入居殿中分巡輦下
淮海軍大往為司馬軍中之治可移諸民乃牧于泗
乃廉于閩閩悍而囂夷風脆急恩信綏之安然如螯
閩方不淑天奪其福公薨于寢玄頰以復天王廢朝
贈之金貂莓莓晉原鬱矣中條大墓舊阡松楸蕭蕭
韶鼓以歸德音孔昭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王廟
暨學舍于允隅革故而鼎新也前年公受社與鉞且
董淮揚汝南之師八月上丁釋菜于宣父之室陋宇
荒階不足回旋已事而歎乃詢黃髮有鄉先生前致
辭曰自盜起幽陵許為兵衝連戰交猝率無寧歲耳
說鉦鼓不聞弦歌目不知書不害為智爾來生聚教
養起居祖習壹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民為擇賢
侯此人人思治之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之於是元
年修戎律以通衆志次年成郡政以蠲民瘼季年崇

教本以厚民風我言既從乃卜新宮溪水之瀕城池
在東登登其杵坎坎其斧繩之墨之鑿杓枝梧載墜
載塗黜馬陵虛寢廟弘敞齋宮嚴闕軒墀廡儼雅
清潔門庭墻仞望之生敬外飾舂稜中設黼幄嚮明
當宁用玉禮也堯頭禹身華冠象佩之容取之自鄒
魯及門覩奧偶形畫像之儀取之自太學尊彝籩豆
青黃規矩之器秉周禮也犧牲制幣薦獻陞降之節
遵國章也藏經于重檐斂器于庋積講筵有位鼓篋
有室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教指蹤有役夫灑埽有
廟幹公又割隙地為廣圃蒔其柔蔬而常植肯蓄之
禦備捨已俸為子錢權其孳贏而鹽酪釭膏之用給
濟濟莘莘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戶知敬讓父誨其子
兄規其弟不遊學堂與撻市同繇是縻勇爵戴鶡冠
者徃徃弭雄姿而觀習禮矜甲冑者知根於忠信服
縵胡者不敢侮逢掖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郵焉冬十
一月許人以新儒宮成來告且乞詞欲行乎遠也公
名宗字永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岐公弼諧三帝碩
學冠天下嘗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
統名曰通典藏石室副行人間今孝孫聿脩之刑
乎事業播于聲詩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忝岐

公門下生四參公府近年牧汝州道許昌躬閱其政故不得讓遂銘于麗牲之碑銘曰

許分韓魏四征之地兵興已還其闕嚶嚶亦有儒官
軋于兵間賢侯戾止思樂泮水俾人向學王化之始
便地爰相新規鬱起廟貌斯嚴堂皇有煒秩秩禮物
祁祁胄子入于門牆如造闕里春誦夏弦載颺淑聲
風于閭閻決于郊坰途讓班白家尊父兄與化而遷
其猶性成昔之委巷相詬交侮今逢親戚不道媒語
昔之連營誇力使酒今遇賓客斂容拱手魯有泮林
為葦其音許崇學教民說其教鐫于圭石以志新廟
唐故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銜
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清河縣開國男贈太

師崔公神道碑

太師名倬字某清河東武城人太公望既封于營丘
子伋嗣伋伋之孫曰穆伯食邑于崔遂以為氏後十
四世至秦末東萊侯意如東萊之子伯基始居清河
又十五葉生琰為魏名臣又九葉生休仕後魏為七
兵尚書七兵之弟曰寅為樂安太守公即樂安八代
孫始以門子補鄭州參軍力行好學於子道以孝聞
處伯仲間以友聞讀易至編絕以精義聞至德中戎

羯猾夏王師出征公少有奇志思因時以自奮乃作
伐鯨鯢賦上獻既聞爾矣果器之會第五丞相以善
言利得幸盡付利權始有鹽鐵使之目慎選察屬表
公為介轉臨晉縣丞處繁應卒銜刃不頓府罷再遷
至太子司議郎韓晉公時為戶部侍郎掌邦賦急於
用材薦公為監察御史主河東租庸之務尋轉侍御
史充京東平糶使建中初德宗始親萬機儲精治本
有漢宣與我共理之歎謂大臣求可當良二千石者
遂以公帶本官權知袁州刺史期月有成詔書顯揚
就加真秩益以金紫居無何韓晉公為丞相制國用

思公前績乃傳召之抵京師授檢校戶部郎中兼侍
御史幹池鹽于蒲修牢盆謹衡石煎和既精飴散乃
盈商通而荐至吏懼而循法民不絀網而國用益饒
歲杪會其所入羸羨什百詔下褒其能轉吏部正郎
兼御史中丞且加五等之爵方倚以重任天富其材
而不遐其福享齡六十有五貞元七年某月某日薨
疾終于治所上聞悼之因降愍冊贈鄭州刺史賚錢
三百萬以備飾終之禮明年某月某日返葬于成周
之偃師從世墓也累贈至太師夫人隴西李氏汾州
司倉參軍咸一之女生才子六人長曰邠及公時已

為左拾遺後至太常次曰鄴至太府卿次曰鄧至外
臺尚書次曰郇今為廷尉次曰鄩至執金吾季曰鄠
今為太常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惟夫人姑臧冠族
以蘋蘩組紉輔佐君子為令妻積三十餘年以慈儉
忠厚訓誡諸子為賢母二十有三年當永貞初順宗
踐祚澤流自葉長子邠時為詞臣草冊書以文當進
階遂上疏乞移榮於親優詔允之特封清河郡太君
士林聳慕皆自痛其不及邠為太常鄴為大農咸白
髮貴緩以奉膳羞諸季各以簪裾給事左右愉愉然
先意無違言世榮者舉無與比以子貴累封贈至涼
國太夫人元和八年三月十六日捐館舍壽七十有
九是歲十月某日合祔惟太常及尚書暨今相國皆
自中書舍人為禮部侍郎凡五貢賢能書得士百四
十有八人言兄弟者許為人瑞崔氏之門六人皆入
文昌宮其間三人歷八侍郎統而論之三大卿兩連
率二翰林學士一執金吾言冠冕者許為世雄與姑
臧李范陽盧世為婚媾入于姻黨無第二流言門閥
者許為時表太常二子亦以才能同入尚書璜為吏
部郎瓘為司勳郎其它支孫未登金閨籍者詵詵然
魚貫而進文業甚似而孝謹不衰猗歟君子之澤其

所從來遠而有光乎開成己未歲七月甲辰相君受
詔于明庭始操國柄仲月奉嘗事于家禮成起慕悄
然永懷曰古者卿大夫廟有鼎墓有碑皆銘之以紀
先德也今備位宰相敢不敬前人之耿光乃俾家老
條白事功咨於學古者徵其詞尚信也又命宗祝卜
柔日告于廟畫誠也儀甚備而敬有餘斯所謂達禮
之君子遂刊勒如式揭于道周銘曰
奕奕四姓崔為之冠瞻其門墻倬若雲漢善積家肥
子孫多材如彼棗棟必生徂徠太公之後彌二千祀
桐如貫珠卓見圖史顯允太師丕承德基構于其堂

亦既堅茨生逢艱虞戎夏交師獻賦伐叛忠存乎詞
兵興事叢飛輓四馳歷踐劇職視也如夷乃主平糶
乃分竹使治粟為邦其道一致蒲實近地鹽為利泓
使車來思刻弊立程吏廉商通歲倍其贏奏課連最
德音褒明就加執法好爵兼榮天賦之才不與壽并
生樹德本沒揚淑聲上聞軫懷俯樂為停贈襚之禮
侔于公卿萬石貽訓根於孝友太丘種德乃稔身後
家有令子妻為壽母三十餘年人倫之首六子來侍
如龍如虎眾婦來饋維筐及筥佩玉鳴環交響庭戶
申申秩秩歡不踰矩昔為甲族今為興門天爵人爵

蔚然兩尊先德蔭之黜如重雲孕和含粹濯潤本根
景毫之原圖書之川陽陵帝壇旁磚回環世安其神
世嗣其賢聆德風者拜于碑前

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
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
神道碑

常侍諱質字華卿始得姓自周靈王太子晉賓天而
僊時人曰王子因去姬為王氏自秦漢以還世多顯
名由今而上十有一代名傑仕元魏為并州刺史子
係因家遂為太原祁人并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在
隋朝諸儒唯通能明王道隱居白牛谿游其門皆天
下雋傑著書行於世既沒謚曰文中子文中生福祚
為蔡州上蔡主簿上蔡生勉舉進士徵賢良皆上第
仕至河中府寶鼎令寶鼎即公之曾祖也祖諱怡渝
州司戶參軍考諱潛揚州天長縣丞贈尚書吏部郎
中公其季子也始文中先生有重名於隋末其弟績
亦以有道顯於國初自號東臯子文章高逸傳乎人
間議者謂兄以大中立言弟游方外遂性二百年間
君子稱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字公雅有遠志常自忖
度我大名之後不宜無見焉遂力學厚自淬琢於春

秋得其公是於禮得之約僑居淝水上躬督糶事善積於已而淮楚間羣彥多與之游公歎然自少無進取意與游者激之曰卿文儒家子篤志如是盍求發聞去聲俾家聲不頽今夫以文學苦洋當世者誰如華卿庸自棄耶入謀于閨門咸以外言為是因決策而西在貢士籍天和內充不以時尚屑意角逐攻取初無此心如榎楠生于深林未始自貴而度材者一眄歆然在懷故以不爭而速售既登第東諸侯交辟之從主者書記于嶺南授正字參謀于淮右進協律郎其後佐許下暨梓潼南梁率為上介官至兼監察御史司憲聞其賢徵入南臺轉殿內歷侍御史改尚書戶部外郎復為知己所薦遷檢校司封郎中攝御史中丞紫衣金章充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入為尚書戶部郎中以方雅特立除諫議大夫會宋丞相坐狷直為飛語所陷抱不測之罪大僚進言無益公率諫官數輩日晏伏閤上為不時開便殿公於旅進中獨感激雪涕居多由是上怒稍解得從輕比公終以言責為憂求為虢州刺史宰相惜去又重違誠請增之以兼御史中丞用示異於人也大凡以智謀而進者有時而衰以朴厚而知者無迹而固公雅為今揚州牧

贊皇公所知人不見其迹方其號略贊皇入相擢為左曹給事中凡有大官缺必寵薦居數月遷河南尹又未幾鎮宛陵是三者中外所注意不旬歲而周歷之時論不以為黨河南帝之別京其治尚體度風采而別白區處之宣城國之奧壤其治在東吏惠下蘇罷羸警剽輕而勞徠澄汰之公兩得其道不由一檢率身以儉而素風存任人以誠而羣務舉遇中貴人以禮而故態革內潔其志下盡其忠外無以撓於理三者具求政之有裨曷由哉在鎮三載開成元年十二月八日薨于位享年六十三監軍使上言有詔軫

悼不視朝贈左散騎常侍明年八月十一日葬于河南府永寧縣洛川鄉史原從舊阡也初公娶于滎陽鄭氏生三女而沒今蓋祔焉一子曰慶存方齒矣猶子前太原府參軍扶執宗長書來請曰扶也蚤孤荷世父常侍之覆露今其嗣幼未任克家姑封琴書司管鑰以俟其長竊懼世父之德音不敷思有以垂于後者以誠告于從叔大司農復命曰俞謹礱貞石以乞詞無忽余昔為郎與常侍同列已熟其行實及讀墓誌即今丞相益州牧趙郡李公之文自稱為忘形友其在宣州李公再入相議以第一官處之牢讓不

中山集 卷三
取羔鴈所禮則河東裴夷直天水趙哲隴西李行方
吳郡陸紹梁國劉蕢博陵崔珣人咸曰得士夫揚州
少與也而見器益州寡合也而見親六從事才不一
也而畢樂用是足以觀德庸可勿紀焉銘曰

隋有文中紹敷微言當時偉人咸出其門粹氣紆餘
鍾于後昆常侍恂恂文中來孫發源高麓中沫後大
蘭牙茁然秀出叢薈善不近名其聲日彰行勇於退
其道愈光哲者知之寘于周行以正持憲以文為郎
以和佐我以惠臨邦以直司諫以公駁政守于三川
頑民底定乃鎮于宣先馳淑聲邑中婆娑瞻我旆旌
問誰詢謀濟濟君子問誰出內潔潔庶士道本乎心
暢于四支治本乎正形于百為黠吏斂手齊民揚眉
江淮藪空夜析弗施公卧于齋邦民悽悽公衣升屋
邦民行哭牙璋斯來柳晏言旋棠樹未老周人慕焉
熊耳之陽泱泱洛川佳城在茲既固且安松楸颺然
石馬矯然過者必敬宛陵之阡

唐故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
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
魚袋贈右僕射史公神道碑

僕射名孝章字得仁本北方之強世確朔野其後因

仕中國遂為靈武建康人曾祖道德贈右散騎常侍
封懷澤郡王祖周洛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常卿兼
御史中丞北海郡王贈太子太保考憲成蚤以武勇
絕人積功至魏博節度使終于河中晉絳慈隰等州
節度觀察使檢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贈太保其薨
也大臣中書令晉國公裴氏為之碑其名益顯公即
侍中之元子母曰冀國夫人李氏幼而聰寤父母賢
而加愛焉及長好學遷善秀出儕輩鄴下諸兒號為
書生元和中大尉愬為魏帥下令掄材於轅門取大
將家翹秀者為子弟軍列于諸校之上公獨昌言願
效文職太尉深竒之遂假魏州大都督府參軍長慶
二年常山衆叛害其帥沂國公田司徒於帳下沂公
發跡于魏人猶懷之詔命其子布以尚書授鉞統魏
兵問罪于北疆且報家禍布既啓行士氣不振渙然
內潰獨與兇從之旅偃旗而歸百憤攻中卒自引決
先侍中時為中軍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全師在
野闕然推戴之請為假侯以鎮定中貴人飛驛上聞
穆宗夜召翰林學士草詔書以真侯命之實有魏土
從衆而合權也是歲公自攝官轉本府士曹參軍兼
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推恩以及子也一旦跪於父

母前進苦言曰臣竊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
賢士心侮之目曰河朔間視猶夷狄何也蓋有土者
多乘兵機際會非以義取今臣家父侯母封化為貴
門君恩至矣非痛折節礪行彰信於朝廷無以弭讖
者之譏寤明君之意節著於外福延于家乘時蹈機
禍不旋踵言訖泣下數行父俞母贊天性交感三心
既叶萬衆潛化天子聞而嘉之曰彼真有子乃授檢
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騎
常侍兼御史大夫賜金印紫綬既貳軍政事如命卿
也張貞益得以參決潛革故態人知嚮方大和二年
滄景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竊據故地詔下以
文告弗革遂用大刑先侍中表請率先諸侯使元子
以督戰制曰可公承君父之命乃捐其軀一舉而下
平原壓滄壘由是加工部尚書及王師凱旋上表願
一識承明廬詔允之遂赴北闕下得覲於便殿上曰
嚮吾始征滄州議者皆曰彼魏之姻也慮陰為寇謀
吾發使數輩以偵之其還也僉曰爾父瀝款於賓筵
爾母抗詞於簾下願絕姻以立效其經始啓發出於
爾心今滄海底平策勲之日宜貴爾三族命爾父為
侍中遷鎮于近地加爾禮部尚書析相衛澶三州為

鎮以居之俾爾一門大榮以誇天下公拜稽首謝父
遷讓已爵禮無違者翌日詔下于明庭人咸曰史氏
之寵光古無有也牙旗碧幢方指東道侍中以帳下
生變聞泰極而否當歌而哭迎柩于路仰天長號因
葬于洛陽之邙山冀國夫人祔焉寢苦枕塊以所仇
同天為大酷未幾詔舉金革之義起為右金吾將軍
累表陳乞有司以違命督之輿疾即路間歲擢授廊
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居四年遷鎮于滑
一歲入為右領軍衛大將軍旋改右金吾大將軍又
授鉞于邠土孟秋至治所首冬遘疾拜章入覲不克
展和鸞幃革之儀薨于靖恭里之私第享齡三十九
當開成三年十月二十日上聞而悼之不視朝一日
贈尚書右僕射明年二月歸葬于洛都夫人琅邪王
氏祔焉繼室深澤縣君博陵崔氏有一子曰煥生七
年而孤僕射之喪自復魄至葬當門戶備祭祀建碑
表皆縣君之能且命其家老具事功來請曰婺不恤
家而憂幼嗣不知其先人之官業乞詞以傳于後也
君子以為知禮謹書之銘曰
斗極之下崆峒播氣鍾于侍中孔武且貴奉上致命
宜昌後嗣僕射承之良弓不墜耳煩鉦鼓心說文字

虎穴之中生此騏驎大和紀元滄景不處子弄父兵
跳浪海壖有隣陰交蜩起雞連詔下薄伐良隅騷然
時惟侍中實統魏師蓄銳未發衆心危疑僕射為子
陳謀盡詞與言涕零有感尊慈絕姻效節精貫神祇
滄波底寧王師褒之乃遷元侯來鎮近畿乃胙元子
別建旌麾一門四節焜燿當時倏忽變生魏郊紛披
喬木雖大盲風不知干雲之臺列缺焚之哀哀孝嗣
丁此大酷迎護幃輅葬于東洛訴天觸地血染縗服
禮有金革詔書敦促不遂枕戈驟膺推轂雕陰白馬
暨于邠谷雖榮三鎮不荷百祿綺紈之間珪組纍纍
如彼晨葩日中而萎有妻名家有子穉齒行號執禮
歸窆蒿里洛水之陽循卽之趾昭尊穆敬幽顯同理
舊松新栢亦象橋梓刻石紀功垂千萬祀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大鑿實廣州牧馬惣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夷孔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為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以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維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芻爽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鑿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鑿置而不傳豈以是為筌蹄邪芻狗邪將人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邪吾不得而知也按大鑿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沒百有六年而謚始自蘄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為貢上敬行之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差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為法雄

去佛日遠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
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
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
則礙於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佛衣銘并引

吾既為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六祖置衣
不傳之旨作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
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
達摩救世來為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
行乎復關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為貴
壞色之衣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為寶六祖未彰
其出也微既還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曷歸
是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必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
衣胡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朽衣於何有
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唐故衡嶽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佛法在九州間隨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汨於榮破榮
莫若妙覺故言禪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銳以武攝
武莫若示現故言神通者宗清涼山南方之人剽而

輕制輕莫若威儀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名山為
莊嚴國必有達者與山比崇南嶽律門以津公為上
首津之後雲峯證公承之證之後湘潭儼公承之星
月麗天珠璣同貫由其門者為正法馬公號智儼曹
氏子世為郴之右姓兆形在孕母不嗜葷成童在侶
獨不嗜戲其夙植因厚者歟生九年樂為僧父不能
奪其志抱經笥入岫嶺山從名師執業凡進品受具
聞經傳印皆當時大長老我入明門不住諸乘我行
覺路徑入智地居室方丈名聞大千護法大臣多所
賓禮嗣曹王臯之鎮湖南請為人師自是登壇莅事
三十有八載由我得度者萬有餘人人持寶衣解纓
珞為禮公色受之謂門弟子曰彼以有相求我我以
有為應之凡建寶幢修廢寺飾大像皆極其工應物
故也元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夜具湯沐剃願
頂與門人告别即寂而視身與色無有壞相嗚呼豈
生能全吾真故死不速朽將有願力邪余不得而知
也問年八十二問臘六十一葬于寺東北隅傳律弟
子中巽道準傳經弟子圓皎貞璨與其徒圓靜文外
惠榮明素存政等欲其師之道光且遠故咨余乞詞
乃作長句偈以銘之曰

祝融靈山禹所治非夫有道不可止中有毗尼出塵
士以津視儼猶孫子登壇人師四十祀南方學徒宗
奧旨幼無童心至兒齒識滅形全異凡死長沙潭西
幾五里陶侃故居石頭寺門前一帶湘江水吁嗟律
席之名号與湘流而不已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初摩訶迦葉授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
凡二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為第
一祖又三傳至雙峯信公雙峯廣其道而岐之一為
東山宗能秀寂其後也一為牛頭宗巖持威鶴林徑

山其後也分慈氏之一支為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
粲然貫珠大師號法融姓韋氏延陵人少為儒博極
羣書既而歎曰此仁誼言耳吾志求出世間法遂入
句曲依僧旻改逢掖而緇之徙居是山宴坐石室以
慧力感通故旱麓泉涌以神功示現故皓雪蓮生巨
蛇摧伏羣鹿聽法貞觀中雙峯過江望牛頭頓錫曰
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乃來果與大師相遇性合
神授至于無言同躋智地密付真印揭立江左名聞
九圍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門而為天人師者皆
脉分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後覺神依故山戒

香不絕龕坐未飾夫豈不思乎蓋神期冥數必有所待大和三年潤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閏百為大備尚理信古儒玄交脩始下令禁桑門販佛以眩人者而於真實相深達焉常謂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我啓因自我成乃召主吏籍我月入得緡錢二十萬俸秣陵令如符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甄誠達而山神來護願力既從衆心知歸撞鍾告白龍象大會諸天聲香之蘊如見如聞即相生敬明幽同感尚書欲傳信于後遠命愚志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空而嫉有不因相何以示覺不由有何以悟無彼達真諦而得中道者當知為而不有賢乎以不修為無為也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理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遷其人則素王立中區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正覺至哉乾坤定位而聖人之道參行乎其中亦猶水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輪轅異象致遠也同功然則儒以中道御羣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寢息

佛以大悲救諸苦廣啓因業故劫濁而益尊自白馬
東來而人知像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弘以權實
示其攝修味真實者即清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怖威
神而遷善厚於求者植因以覲福罹於苦者證業以
銷冤革盜心於冥昧之間泯愛緣於死生之際陰助
教化總持人天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形政不及
曲為調柔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惟四海之
大羣倫之富必有以得其門而會其宗者為世導師
焉禪師諱乘廣其生容州姓張氏七歲尚儒以俎豆
為戲十三慕道遵壞削之儀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
啓初地至洛陽依荷澤會公以契真乘洪鐘蘊聲扣
之斯應陽燧合焰晞之乃明始由見性終得自在常
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二宗者衆生存頓漸之見
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得故生分別道
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為心經行不倦愍彼南
裔不聞佛經由是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
隨方而立因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逮周月而帶縛
者漸悟以月倍日以年倍時瘖矇洞開荒憬潛革邑
中長者十方善衆咸發信願大其藩垣法堂四阿股
引僧舍身心恒寂象馬交馳墮其去來皆得利益踰

嶺之北涉湘而南仰茲高山知道有所在此地緣盡
脩然化俱神歸佛境悲結人世自趺坐而滅至于荼
毗三百有六旬矣爪髮加長容澤差衰真子號呼圍
繞薪火得舍利如珠璣者數十百焉於戲肖圓方之
形故寂滅以示盡入菩提之位故殊相以現靈亦猶
鳳毛成字麟角生肉必有以異不知其然於是服勤
聞法之上首曰甄升乃率其徒圓寂道弘如亮如海
等相與收淚具役建塔于禪室之右端從衆也初廣
公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當玄宗之中元生三十而受
且更臘五十二而終終之夕歲直戊寅當德宗之後
元三月既望之又十日也後九年其門人還源以為
崇塔以存神與建銘以垂休皆憑像寄懷不可以闕
一謬謂余為習於文者故壘足千里以誠相攻大懼
其先師德音與時寢遠且曰白月中黑東川無還颺
于金石傳信百劫彼墮淚之感豈儒家者流專之敬
酬斯言銘示真俗文曰

如來說法徧滿大千得勝義者強名為禪至道不二
至言無辯心法東行羣迷丕變七葉無嗣四魔潛扇
佛衣生塵佛法如線吾師覺者冥極道樞承受密印
端如貫珠一室寥然高山之隅為法來者千百人俱

裔民嗷嗷戶有犀渠攝以方便家藏佛書願力既普
度門斯盛合為一乘散為萬行即動求靜故能常定
絕緣離覺乃得究竟生非我樂死非我病現滅者身
常圓者性本無言說付囑其誰等空無得後覺得之
像闕虛塔迹留仁祠十方四輩瞻禮於斯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佛薪盡于乾竺而象教東行是法平等故所至為淨
土是身應供故隨念如降生先是魚復人有以利金
為彌勒像者重千鈞睟容瑞相人天兩足鳧氏卒事
而它工未備故寓于西偏不知其幾年矣寺僧法照
瞻禮發信赤肩白足入諸大城乃至聚落無空過者
積十餘年得信財無量繇是購工以嘗巧募徒而畢
力四輩增增工麾以肱中樞外脉陰轉陽動欵如地
踴岌如山行大匠無言尊容嚮明青蓮承跌金獸捧
持藻井花鬘葱籠四垂邑人膜拜如佛出世法照以
願力能就泣于佛前因持片石乞詞以示後按此寺
始於宇文周初瀕江埤庫皇唐神龍中為水所壞有
波那賴耶國僧廣照浮海而至頓錫不去遂移於今
道場所山曰磨刀嶺曰虎岡其經始與克修皆蕃僧
是力後之有志者豈無人哉法照夔人姓穆氏年十

有五出家依江陵名僧受具肇自貞元二十年甲申
歸此寺願崇建有為凡修大殿立菩薩大弟子侍佛
左右逮長慶癸卯有成其善植德本者歟

毗盧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讚

佛說華嚴經直入妙覺不由諸乘非大圓智不能信
解德宗朝有龍象觀公能於是經了第一義居上都
雲華寺名聞十方沙門嗣肇是其上足以經中九會
纂成華藏俾人瞻禮即色生敬因請余讚之即說讚

曰

清淨不染花中蓮捧持世界百億千踴出香海浩無
邊風輪負之晝夜旋大雄九會化諸天釋梵八部來
森然從昏至覺不依緣初初極極性自圓寫之綃素
色相全是色非色言非言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益城右門銜大達坦然西馳曰石笋街街之北有仁
祠形馬直啓曰福成寺寺之殿臺與城之樓交錯相
輝繡于碧霄望之如崑閬間物大和四年蜀帥非將
材不修邊備南詔君長謀得內空乘隙空入闔于城
下或縱火以駭衆此寺乃焚高門脩廊委為寒燼如
是者再歲帝念坤維丞相復來山川如迎父老相識

中山集 卷四
環視故地寺為焦墟載興起廢之歎爰有植因之願
乃命主俸吏以吾緡錢三十萬為經營之基自公來
思蜀號無事時康歲稔人樂檀施公言既先應如決
川乃傾囊褚乃出懷袖勝因化愚慧力攝慳男奔女
驟急於徵令匠者度材以指衆徒藝者運思以役衆
技斤鋸磨礮丁丁登登陶者儲精巧者效能歎自火
宅復為金繩沿故鼎新因毀成妍華夷縱觀萬目同
聳既告訖役公來慶成雲鮮日潤輝映前後於是都
人舞抃而謠曰

昔公去此福成以燬今公重還福成復完民安軍治
亦如此寺庸可勿紀乎公實聞斯言遂折簡見命謹
月而日之時大和某年某月日大檀越具官封爵段
氏其它發大願者程功董事者自中貴人及賓寮將
吏若僧徒偕藉之而刻于石

劉賓客文集卷第五

論上

辯迹論一首

明贄論一首

華佗論一首

天論上一首

天論中一首

天論下一首

辯迹論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汚崇視輔臣之用
否房與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征口賦之令
禮樂刑法之章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為余愀然曰
三王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
過豈制置名數之間邪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
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必的然可使戶曉為迹也吾

觀梁公之迹章章如懸寓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之
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戎之橫于塞也度諸將不足
以必取當宁而歎曰得李靖為帥快哉靖時告老且
病矣梁公虛其心以起之靖忘老與病一舉虜其君
郡縣其地而還夫非伐國之難能起靖之難能也靖
非不克之為慮居功之為慮也古之為將度柄輕不
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多產
以取信有子質以滅貳有嬖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
是若靖者名既成位既崇重失畏偏其患又甚焉微
梁公之能盡材能捍患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舊勞
居素貴足矣惡乎起哉夫豈感空言而起邪心相見
久矣夫豈飾小信而要邪道相籠久矣其後敬玄擅
能失材臣而敗隨之林甫自便進蕃將而亂隨之由
是而言固相萬矣子方規規然窺上材以戶曉之迹
此吾之所不取也若杜萊公者在相位日淺將史失
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府遂以王佐材許之
則是又能以道籠房公者矣房之許與迹孰甚焉客
無以應而作子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意慕賢者當
慕其心循迹而求雖博寡要信矣

明賢論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贄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
芳在上臭達于下而溫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鬯也
故用於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揜潔白而物莫能污內
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乎諸侯執
之不鳴刑之不嗥似死義乳必能跪似知禮者羔也
故卿執焉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鴈也故大夫
執焉耿介而一志者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知
其任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
之志唯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齒卑而
所蔽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必激發以取異行未足
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今由士為大夫指雉而
執鴈其志也隨之故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矣況其
上乎然則為士也不思雉之介為卿也能思羔之禮
歟今夫或者不明分推理而觀之則曰此居下而嗜
直者是必得志而稔其訐矣彼當介而務弘者是必
處高而肥其德矣曾不知訐當其分則地易而自遷
弘非其所則志遠而無制矣於戲責士以卿大夫之
善猶諭君以士之行耳予以執贄之道得其分苟推
分明矣求刑賞之僭濫得乎

華佗論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為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賢編醫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略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返其恚執柄者之恚真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悉書焉後之惑者復用是為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寘于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邪

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歎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又烏用書佗之事為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籍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舉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近霸者文舉有高名猶以可懲為故事矧它人哉

天說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飢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祿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疣贅癩痔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蓄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窳墓以送死而又穴為堰洩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䟽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蓄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邪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

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
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
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
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
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
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
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子而信子之仁義
以遊其内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
木邪

天論上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
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
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騭之說勝焉
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音異霆震于畜木未
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跖躄焉而遂孔顏焉
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
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
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
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
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

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
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
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
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
勸樹陰而摯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竅堅液礦
研鎡義制強許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
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
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
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
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而
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邪唯告虔報本肆類授
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
奚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
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僂辱時以
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
固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亦可以苟
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
賞怕在佞而罰怕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
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
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

數窮矣故曰天之所不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於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吳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郭求蔭于華棖飽于籛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郭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郭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預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

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
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乎人已信矣古之人曷
引天為咎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濼淄伊洛者疾
徐存乎天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
之泝洄不能峭為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
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
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
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
怪恬然濟亦天也黥然沈亦天也阽危而僅存亦天
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

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
曷司歟荅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
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
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
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
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
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
天果狹於勢邪荅曰天形怕圓而色怕青周回可以
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怕高而不卑怕動
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

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
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邪吾固曰萬物
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
與人萬物之尤者耳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
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荅曰若所謂無形
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
為用也恒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為室廬而
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
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
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
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
能燭耳彼狸狽犬鼠之目庸謂晦為幽邪吾固曰以
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
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
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邪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
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荅曰吾非斯
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
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顏目

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
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
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為清母重為輕始兩位既儀還
相為庸噓為雨露噫為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
類曰生按尚書傳云海隅蒼生謂草木也動類曰蟲倮蟲之長為智
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
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
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
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
帝賚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訛引天而駁由是
而言天預人乎

劉賓客文集卷第五

劉賓客文集卷第六 論中

因論七篇

劉子問居作因論或問其旨曷歸歟對曰因之為言有所自也夫造端乎無形垂訓於至當其立言之徒放詞乎無方措旨於至適其寓言之徒蒙之智不逮于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詞匪立匪寓以因為目因論之旨也云爾

鑒藥 訊眊 嘆牛 傲舟 原力 說驥 述病

鑒藥

劉子問居有負薪之憂食精良弗知其旨血氣交沴

煬然焚如客有謂予子病病積日矣乃今我里有方
士淪跡於醫厲者造焉而美肥輒者造焉而善馳矧
常病也將子詣諸予然之之醫所切脉觀色聆聲參
合而後言曰子之病其興居之節舛衣食之齊去聲乖
所由致也今夫葢鮮能安穀府鮮能母氣徒為美疹
之囊橐耳我能攻之乃出藥一丸可兼方寸以授予
曰服是足以淪昏煩而鉏蘊結銷蠱慝而歸耗氣然
中有毒須其疾瘳而止過當則傷和是以微其齊也
予受藥以餌過信而腿能輕痺能和涉旬而苛癢絕
焉抑搔罷焉踰月而視分纖聽察微蹈危如平嗜糲
如精或聞而慶予且闕言曰子之獲是藥幾神乎誠
難遭已顧醫之態多齷術以自貴遺患以要財盍重
求之所至益深矣予昧者也泥通方而狃既效猜至
誠而惑勦說卒行其言逮再餌半旬厥毒果肆岑岑
周體如疔作焉悟而走諸醫醫大吒曰吾固知夫子
未達也促和蠲毒者投之濱於殆而有喜異日進和
藥乃復初劉子慨然曰善哉醫乎用毒以攻疹用和
以安神易則兩躋明矣苟循往以御變昧於節宣奚
獨吾儕小人理身之弊而已

訊
昨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阡增增扶班
白挈羈角齋生器荷農用摩肩而西僕夫告予曰斯
宋人梁人亳人潁人之逋者今復矣予愕而訊云予
聞隴西公賜轂之止方踰月矣今爾曹之來也欣欣
然似恐後者其聞有勞佚之簿歟蠲復之條歟振贍
之格歟碩鼠亡與瘞狗逐歟曰皆未聞也且夫浚都
吾政之上游也自巨盜間釁而武臣顛焉牧守由將
校以授皆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故其
上也子視卒而芥視民其下也驚其理而蚩其賦民
弗堪命是軼于它土然咸重遷也非阡危擠壑不能
違之曩者雖歸歟成謠而故態相沿莫我敢復今聞
吾帥故為丞相也能清靜畫一必能以仁蘇我矣其
佐嘗宰京邑也能誅鉏豪右必能以法衛我矣奉斯
二必而來歸惡待事實之及也予因浩歎曰行積於
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而聲先馳聲之感人若是之
速歟然而民知至至矣政在終終也嘗試論聲實之
先後曰民黠政頗須理而後勸斯實先聲後也民離
政亂須感而後化斯聲先實後也立實以致聲則難
在經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審是
理俾先後終始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歎牛

劉子行其野有叟牽跛牛于蹊偶問焉何形之瑰歟
何足之病歟今穀棘然將安之歟叟攬縻而對云瑰
其形斂之至也病其足役之過也請為君畢詞焉我
儻車以自給嘗驅是牛引千鈞北登太行南並商嶺
掣以回之叱以箠之雖涉淖躋高轂如蓬而輶不償
及今廢矣顧其足雖傷而膚尚脂以畜豢之則無用
以庖視之則有羸伊禁焉莫敢尸也甫聞邦君饗士
卜剛日矣是往也當要平售於宰夫余尸之曰以叟
言之則利以牛言之則悲若之何予方宴且無長物

願解裘以贖將置諸豐草之鄉可乎叟蹶然而咤曰
我之沽是屈指計其直可以持醪而鬻肥飴子而衣
妻若是之逸也奚事裘為且昔之厚其生非愛之也
利其力今之致其死非惡之也利其財子惡乎落吾
事劉子度是叟不可用詞屈乃以杖叩牛角而嘆曰
所求盡矣所利移矣是以負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
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陔下敵擒鍾室誅皆用
盡身賤功成禍歸可不悲哉可不悲哉嗚呼執不匱
之用而應夫無方便時宜之莫吾害也苟拘於形器
用極則憂明已

傲舟

劉子浮于汴涉淮而東亦既釋紼纒榜人告予曰方今湍悍而舟監宜謹其具以虞焉予聞言若厲繇是袂以窒之灰以堊之軒以乾之僕怠而躬行夕惕而畫動景霾晶而莫進風異響而遄止兢兢然累辰是用獲濟偃檣弭櫂次于淮陰於是舟之工咸沛然自暇自逸或遊肆而觴矣或拊橋而歌矣隸也休役以尚寢矣吾曹無虞以宴息矣逮夜分而竅隙潛澍澠然陰潰至乎淹箐濡薦方卒愕傳呼跣跳登堦僅以身脫目未及瞬而樓傾軸墊抵于泥沙力莫能支也

劉子缺然自視而言曰鄙予兢惕也汨洪連而無害今予宴安也蹈常流而致危畏之途果無常所哉不生於所畏而生於所易也是以越子鄰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劔子西晒李園養士春申易至于覆國夷族可不儆哉嗚呼禍福之胚胎也其動甚微伺伏之矛盾也其理甚明困而後儆斯弗及已

原力

劉子于邁舟次泗濱維紆邇之于傳傳吏適傳呼曰乘驛者方來誰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聞於吳楚間中貴人器之謂宜為爪士獻言于上有旨趣如京

師頃其至則乞焉五葦咸碩其體毅其容動晴曄如
曳趾岌如顧瞻遲回飲啜有聲泗濱守任由將授也
說而勞之饗以太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
傍如無人中若有馮有盪舟如沿者挾鼎如飛者絢
鍵如麻者開兩弧而脉不僨者履巨石而齋如流者
異哉果以力駭世而聞于上也異日話於儒家者流
有容悱然自奮曰斯誠力矣上之不過誇胡人而戲
角抵次之不過倅期門而振袍服我之力異然以道
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賓左衽以威用之可以係六羸
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長雄於匹夫然猶驛其
駟餼其食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蒲其輪鶴其書
矣予詰之曰彼之力用於形者也子之力用於心者
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乎而言則子之力大
矣時乎而言則彼之力大矣且夫小大迭用曷常哉
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予所不能齊也客於邑垂
涕洟劉子解之曰屠羊於肆適味於衆口也攻玉于
山俟知於獨見也貪日得則鼓刀利要歲計而韞積
多客聞之破涕曰吾方俟多於歲計也歲歟歲歟其
我與歟

伯氏佐戎于朔陲獲良馬以遺予予不知其良也秣
之稊秕飲之汚池廐櫪也上痺而下蒸羈絡也綴索
而續韋其易之如此予方病且窶求活于肆肆之馭
亦不知其良也評其價六十緡將劑矣有裴氏子羸
其二以求之謂善價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
相術於馬也尤工覩之周體貽然視聽然笑既而抃
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覲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竒
精妍態宛如銜如擘如翔如之備邪今夫之德也全
然矣顧其維駒藏銳于內且秣之垂方是用不說乎
常目須其齒備而氣振平則衆美灼見上可以獻帝
閑次可以鬻千金裝也聞言竦馬遂徹其僕蠲其皂
筐其惡虜其溲糞以美薦秣以薊粒起之居之澡之
拒音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馬養養馬之至分也居無
何果以驥德聞客有唁予以喪其寶且譏其所買也
微予灑然曰始予有是馬也予常馬畜之今予易是
馬也彼寶馬畜之寶與常在所遇耳且夫昔之翹陸
也謂將蹄將齧抵以槓策不知其籬雲耳昔之噓呼
也謂為疵為癘投以藥石不知其噴玉耳夫如是則
雖曠日厯月將頓踣是以曾何寶之有馬繇是而言
方之於士則八十其緡也不猶踰於五段皮乎客謾

而竦予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猶為之若此矧德蘊于心者乎斯從古之歎予不敢歎

述病

劉子嘗涉暑而征熱攻于腠以致病其僕也告痛亦莫能興逮浹日予有瘳醫診之曰疾幸間矣顧熱診而未平有遺類焉宜謹於攝衛衛之乖方則病復矣所苦既微而怠其說倦眠于衾而興焉倦隱于几而步焉面不能罷頰髮不能捐櫛口不能忘味心不能無思如是未移日而疾也瘳踈錦如復瘳于躬進藥

求汗凡三渙然後目能視視既分則嚮時之僕已睨然執柅圈侍予于前矣予訝而曰曩吾與若也病偕呻也諄也若酷而吾微藥也餌也吾殷而若薄何患之同而痊之異哉僕諄諄而荅云已之被病也兀然而無知有問也亦兀然而無知髮蓬如而忘乎亂面黔如而忘乎垢洎疾之殺也雖飲食是念無滑甘之思日致復初亦不知也予喟然歎曰始予有斯僕也命之理畦則蔬荒主庖則味乖顛廐則馬瘠常謂其無適能適乃今以兀然而賢我遠甚利與鈍果相長哉僕更矣劉子遂言曰樂於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

社櫟賢唯理所之曾何膠於域哉

劉賓客文集卷第六

